

读读当代名家
dudu 文库

董立勃长篇小说文集

箫与刀

董立勃◎著

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读读当代名家
dudu 文库

董立勃长篇小说文集

箫与刀

董立勃◎著

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箫与刀 / 董立勃著. -- 乌鲁木齐: 新疆美术摄影
出版社: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, 2014.7
(DuDu 当代名家文库. 董立勃长篇小说文集)
ISBN 978-7-5469-5382-3

I. ①箫… II. ①董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35651 号



选题策划: 于文胜
责任编辑: 王永民
责任校对: 王永民
封面设计: 党 红

版式设计: 李瑞芳
责任复审: 吴晓霞
责任决审: 王英强
责任印制: 刘伟煜



书 名 箫与刀
作 者 董立勃
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(www.xjdzyx.com)
地 址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 5 号(邮编 830026)
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
网 购 当当网、京东商城、亚马逊、淘宝网、天猫、读读网、淘宝网·新疆旅游书店
制 版 乌鲁木齐标杆集印务有限公司
印 刷 三河市燕春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87 mm × 1 092 mm 1/16
印 张 17.5
字 数 227 千字
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69-5382-3
定 价 35.00 元

网络出版 读读网(www.dudu-book365.com)

网络书店 淘宝网·新疆旅游书店(http://shop67841187.taobao.com)

目 录

上卷 山谷 1

下卷 荒野 115

上卷 山谷

第一章

那一年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站到了北京的天安门城楼上，而中国国民党的总裁蒋介石则跑到了台湾岛上。而另一个叫孟正堂的男人却在西部荒野上打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仗。

和他一块打这一仗的还有一百个男人，他们喊他不喊孟正堂，他们喊他孟队长。他们骑在马上，一齐看着孟正堂。这是一个野战军的骑兵队，孟正堂是骑兵队队长。

在他们听到他的口令后，先是会从腰间抽出马刀，接着还是在听到了他的口令后，会举起马刀。

一百把马刀，都是些很了不起的马刀。每一把马刀在多年不停的征战中，至少已经砍下了一百个人头。

当然，孟正堂的马刀，比任何一把马刀砍掉的人头都要多。不是他的马刀比别人的锋利，而是他在每一次发起攻击时，都会冲在最前面。所以那么多骑兵，他才会是队长。

按说，人头是不可以随便砍掉的，但有些人的头却是一定要砍掉

的,因为这些人是我们的敌人,我们不砍掉他们的头,他们就会砍掉我们的头。我们不砍掉他们的头,我们就不能取得胜利。

我们一定要把前边一群敌人的头砍掉,这是命令。因为,这群敌人是马步芳的兵。当年红军的西路军走过这里时,遭到过他们屠杀,好多年轻的女红军,不但被他们杀害了,而且在杀害前还要剥光她们的衣服,让她们经受一种比死还难受的折磨后,再杀她们。知道犯下的罪有多大,知道就算投降了也不会有好结果,所以许多国民党的部队看大势已去就赶紧起义了,只有这些骑在马上的马匪还在拼死顽抗。

孟正堂说:“同志们,一个不剩,把他们全都消灭掉!”

孟正堂的马像一支箭一样飞了出去。紧随着,一百匹马也像箭一样飞了出去,带着一阵大风骤起的啸叫,射向了躲藏在山谷间的一群敌人。

一百把马刀在正午的太阳下一齐舞动,比太阳光还要刺目。

最后一个敌人倒下了。这个敌人,是一群敌人的指挥官。看出这一点很容易,因为他戴着肩章,就算没有肩章也能看出来,因为他一直比别的敌人更凶狠。

把这个敌人刺倒的马刀,是孟正堂的马刀。

马刀没有马上抽出来,一只大手握着马刀的把柄,使劲转拧了一下,让血从马刀的血槽间喷出来,手和胳膊全成了红的,接着才把马刀慢慢抽出来。血顺着刀尖往下滴,滴到混有沙子的土里,立刻渗了下去,只留下一点点印痕,好像这块土地太干渴了,渴得连血都要喝了。

把马刀举起来,举到眼前,他看了看,看到上面的血在冒着热气。他想把上面的血擦掉,又把刀向下插去。不是插到敌人身上,而是插到土里面,一下子把整个刀身全插到了土里。再拔出来时,一点血迹也没有了,干燥的沙土把血擦了去,刀身亮光光的,像镜子一样,照出了他一脸黑黑的胡子。他好像有一个多月没有刮胡子了。

低下头，看了一眼倒下的敌人。这个敌人看上去很年轻，好像比他小一点。他的脸上没有胡子，那白净的样子，怎么看，都不像个杀人的人，如果是在另一个地方看见他，孟正堂准会把他当个教书先生。

杀声没有了，一点都没有了，荒野静得好像也被马刀刺死了一样。

孟正堂把擦干净的马刀放进了刀鞘，同时，朝着四周看了看。他看到了还有许多人站在那里，当然这些人全是他的同志。他还看到了许多人躺在地上，不用多看，他知道，这些永远也不能站起来的人，全是敌人。

正要像以往一样，打算向站着的人下达打扫战场命令，他听到指导员王生康大声喊叫：“孟队长，这里还有好几个。”

王生康站在一块石头上，指着一片树丛后面，朝着孟正堂报告着。

孟正堂听明白了，王生康在告诉他，还有几个敌人藏在了树丛后面。只是孟正堂有点不明白，看见了敌人，有什么可报告的，直接消灭掉就是了。

看到王生康站在那里不动，好像在等他过去。他有些不耐烦了，也大声说：“你的马刀，你的枪呢？还等什么，上去把他们干掉啊！”

王生康听到了他的话，可他还是没有动，还是说：“孟队长，不行啊，你还是过来看看吧。”

没有过这种情况。以往不管是什么时候，不管孟正堂说什么，王生康从来都是不说二话的。什么不行啊，他一个人不行，他身边还有群兄弟呢，没有什么样的敌人他们对付不了的，怎么会不行呢？

孟正堂把插进刀鞘的马刀又拔了出来，跳上马冲了过去，他要亲自让王生康看看这个时候该怎么做。

想好了，他要让他的马直接飞过树丛，他要让手中的马刀再次染上鲜血。

他的马是一匹能飞起来的汗血马。它只是轻轻一跃，就越过了树丛。他的马刀也是用最好的锰钢锻造的，从来没有卷过刃。

可是他的马刀举起来再落下时，只带起了一股风和几片草叶，却没有染上一滴鲜血。

不是他的刀法出了毛病，偏离了目标。无数次的砍杀，马刀已经成了肢体的一部分。只要他愿意，他的马刀可以和他的目光同时刺到某一样东西。

也不是没有看到目标，马儿一跃过草丛，他就看到了五个人。五个人坐在草地上，靠得很紧，也就是说五个人的脑袋挨得很近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他的马刀砍过去，不说把五个脑袋同时砍下来，至少也可以砍下三个来。

刀法没出毛病，又看到了目标，却让马刀落了空。不过，马刀落了空，心里却明白了王生康为啥要喊他过来，为啥没听他的命令。

孟正堂勒住马，回过头，再看那五个人。

看到这样五个人，别说是孟正堂了，换了谁，看到这样五个人，也没法一下子就挥刀砍下去的。

五个人，没有一个穿军装，也没有一个拿刀拿枪。孟正堂杀人，他的士兵也杀人，可手上没有一寸铁的人，他们没有杀过。

当然，手无寸铁不一定不是坏人，不是敌人。敌人一看不行了，就会把军装脱掉，把刀枪扔掉，表示投降。早就接到命令，这群敌人一个活的都不留。也就是说，光凭这些，孟正堂没有理由让马刀落空。

那么，一定还有个原因。

是的，没有错，是还有个原因。这个原因就是这五个人是不是敌人不能确定，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五个人不是五个男人，而是五个女人。

还是五个很年轻的女人。

五个女人，坐成了一个半圆。

她们确实年轻，头发黑黑的，透着亮，脸上的皮肤不那么白，却很

光滑,看不到皱纹。衣服不是绸缎的,是粗布的,却很合身,托出的腰身,有弯曲有起伏。

她们不但年轻,还长得不难看;不但不难看,仔细看还会觉得有些好看。比较起来,坐在中间的那个女人,比另外四个女人还要好看些。

这个女人的头发盘成了一个髻,耳边还有一个环。女人的身上穿着带襟大襟衣衫,女人脚上套着的鞋子还绣了花。

这个女人坐在那里,坐得很直,但眼睛却闭着,好像睡着了,表情也和睡着了一样,好像一点儿也不知道发生在四周的事,又好像她什么都知道了,不用看,就知道已经发生了什么,还会发生什么。

另外四个女人,样子长得不太一样,可脸上的表情差不多全是一个样子,说明她们心里边想法也差不多,就像她们每个人的身边都放了一个花布包袱一样。

花布包袱打结处,横穿过一根圆圆的比大拇指粗一点的竹管,让人一时搞不明白它是干什么用的。

旁边有人喊,杀了她们,敌人的女人也是敌人。

一些人举起了刀,朝女人们围了过来。

还有人在喊,把她们杀了,为西路军的姐妹们报仇。

更多的人朝着女人逼过去。不过,他们边喊叫着,边看着孟正堂。不管他们喊得多厉害,只要孟正堂不说话,他们手中的刀是不会落下去的。他们全是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好兵。

孟正堂摆了一下手,让举起的刀先收了回去。不是想好了不杀她们了,而是没有想好,是不是要杀她们。再说了,他手里有刀,要杀,用不着别人的刀,可他不会随便杀人。他和他的队伍,所以能老打胜仗,就是因为不乱杀人。

再说了,打了那么多的仗,杀了那么多的人,还从来没有杀过女人。打仗是男人的事,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,都很少会让女人去打仗的。

不是说只要是女人就不能杀。只要是敌人,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可以杀,也就是说,现在需要搞明白的是,这五个女人是不是敌人。搞明白了,真是敌人,再杀她们,也一样来得及。

目光落到了穿过包袱结扣的竹管。他听说过这样的事情,古代的武士会把剑藏在竹管里,在没有被注意时突然拔出,捅进对手的身体。他想,如果这个竹管里藏着什么武器,那么就得让她们死。

走近了一些,没有走得太近,用马刀可以碰到那个竹管。碰了一下,问:“这个竹管是干什么的?”

没有问哪一个,不管谁回答都行,只要知道竹管是干什么的就行。

中间那个女子还闭着眼,可嘴唇动了一下。她说:“那是箫。”

孟正堂问:“箫是什么?”

还是中间那个女人说:“箫是一种乐器。”

孟正堂说:“这么说,是用来演奏的?”

那个女人说:“是的。”

孟正堂说:“那你就演奏吧。”

那个女人轻轻一抽,从包袱结扣里抽出了竹管。这个动作,让孟正堂往后退了一步,他可没有那么笨,一个身份不明的人说的话,不管任何时候都不能随便相信。

仍然闭着眼,但那竹管的一端却贴在了她的唇边,十个手指也分别按在了竹管不同位置的孔上。

竹管真的发出了声音。

明明是眼前竹管发出的声音,听起来却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。大家刚一听到这个声音,都不由得把头转向荒野的远处,寻找声音的出处。等到明白了确实是从竹管里流出来的以后,目光就全都落在了那个叫做箫的竹管上了。

随着竹管上的十个手指的起起落落,发出的声音也在变化着,一会儿快一会儿慢,一会儿大一会儿小,一会儿轻一会儿重,只是这声

音不管怎么变化,听起来都是那么的平和安宁。

一群长久听着枪炮声厮杀声哭号声的人,突然听到了这样一种声音,好像突然走进了一个梦里,忘记了自己是站在一片硝烟里。

没错,女人说得没错,它真的只是一个乐器,不是武器。

五个女人,没有武器,只有乐器,并且真的能用它吹出好听的声音。孟正堂找不到杀她们的理由了。

女人一下子不吹了,让竹管的一端离开了她的嘴唇。

孟正堂问: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

女人说:“我叫冯可雪。”

叫冯可雪的女人睁开了眼睛。

一个人睁开了眼睛,就像一个睡着的人醒了,就像一个死了的人活了。

第二章

冯可雪睁开了眼睛,另个四个女人也跟着睁开了眼睛。

看着孟正堂,看着孟正堂手里的马刀。马刀刚擦去了血迹,明晃晃的。

她们很害怕,好像很冷,身体有点抖,往一起挤了挤,准确地说,是往冯可雪身边靠了靠,好像这样会暖和一点似的。

比较起来,冯可雪好像没有那么害怕。

冯可雪伸出了胳膊,伸向两边搂住了她们的肩膀。

知道了冯可雪的名字,还不知道另外四个女子的名字。

挨个问她们叫什么。她们瞪着眼,看着孟正堂,不说话。

冯可雪在一边替她们说。

一个胖一点,脸是圆的,冯可雪说她叫果子。

一个瘦一点,瓜子脸,冯可雪说她叫枝子。

一个不胖不瘦,鹅蛋脸,冯可雪叫她叫木子。

还有一个,个子要矮一点,眼睛很大,冯可雪说她叫草子。

问过了名字,孟正堂想再问问她们怎么会来到了这里。

可不等孟正堂开口,冯可雪开了口。

冯可雪问:“你还等什么?”

孟正堂说:“不等什么。”

冯可雪说:“那你怎么还不动手?”

孟正堂问:“动手干什么?”

冯可雪说:“杀我们呀。”

孟正堂问:“谁说要杀你们了?”

冯可雪说:“他们说的。”

孟正堂问:“他们是谁?”

冯可雪指着不远处的几具尸体说:“就是他们。”

孟正堂问:“他们怎么说的?”

冯可雪说:“他们说,你们先杀他们,后杀我们。”

孟正堂说:“我们不会乱杀人。”

冯可雪问:“真的不杀我们了?”

孟正堂说:“至少现在不会杀你们了。”

听到孟正堂说不杀她们了,冯可雪的脸上有了一点笑。另外四个女子,好像也不那么冷了。

冯可雪又问:“不杀我们,是不是因为我们是女人。”

孟正堂说:“是的。”

听到孟正堂这么说,冯可雪笑了一下后,又不笑了。

冯可雪说:“我知道你们要干什么了。”

孟正堂问:“你知道我们要干什么?”

冯可雪说:“和我们睡觉。”

孟正堂问:“谁说的?”

冯可雪说:“他们说的。”

孟正堂说：“他们是畜生，说的不是人话。”

冯可雪说：“我有一个请求。”

孟正堂说：“什么请求，说吧。”

冯可雪说：“你们要睡我们也行，不过，你们一个一个上，不要一块上。”

孟正堂问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冯可雪说：“不想被马刀砍死，更不想被活活折磨死。”

孟正堂说：“真把我们当土匪了。”

冯可雪说：“他们说，你们比土匪还坏。”

孟正堂问：“他们的话，你们也信？”

冯可雪说：“他们是国军。”

孟正堂说：“我们是解放军。”

冯可雪说：“你们都是兵呀。”

孟正堂说：“他们是国民党的兵，我们是共产党的兵，也叫子弟兵，祸害老百姓的事我们从不干。”

冯可雪问：“这么说，你们不杀我们？”

孟正堂说：“当然不杀。”

冯可雪又问：“不杀我们，还不强迫我们陪你们睡觉？”

孟正堂说：“谁要这么干，我就杀了他。”

冯可雪疑惑地问：“你说的是真的？”

孟正堂突然不想再和冯可雪说什么了，也不想再问她们什么了。堂堂一个军人和女人说这些话，他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了。

喊了一声王生康，问有什么事。孟正堂说：“去牵五匹马来。”

战场上到处是马，敌人被打死了，战马还活着。

一会儿，士兵们牵来了五匹马。

孟正堂问：“你们会不会骑马？”

冯可雪说：“原来不会，后来会了。”

孟正堂说：“这里有五匹马，你们一人一匹。”

冯可雪问：“为什么要给我们马？”

孟正堂说：“让你们骑呀。”

冯可雪问：“骑马干吗？”

孟正堂说：“骑上马，你们就可以走了。”

冯可雪问：“往什么地方走？”

孟正堂说：“你们想往什么地方走就往什么地方走。”

冯可雪说：“你是说，把我们放了？”

孟正堂说：“是的，你们自由了。”

让士兵把马的缰绳递到她们手上。她们接缰绳时，有些迟疑，看得出，还是不太相信是真要放她们走。

骑到了马上，从上马的动作看，她们真的会骑马。骑到马上，还没有马上走，都看着孟正堂，好像在等孟正堂下命令。

孟正堂说：“走呀。”

冯可雪说：“那我们真走了？”

孟正堂说：“你们又不是我的兵，用不着问我。”

五匹马一齐往前走了。开始走得很慢，好像在等什么。好像在等一声大喝，让她们站住。走了一会儿，没听到后边有什么动静，马走得快了，又走了一会儿，马小跑了起来。

马和马上的人，随着马蹄声变得越来越小了，到后来，完全就看不见了。

孟正堂喊了一声，让士兵们打扫战场。

打扫战场的事，他从来不干。他坐到了一块石头上，拿起了一支烟抽了起来，刚经过的一场厮杀，让他真的有些累了。

王生康走过来，问：“孟队长，就这么放她们走了？”